



前 茅

郭沫若著

上 海

創 造 社 出 版 部

1928



創造社叢書

第二十二種

前 茅

郭沫若著

上 海

創造社出版部

1928

1928 1 15 付排

1928 2 10 初版

1——3000 册

版權所有

每册實價大洋三角

序 詩

這幾首詩或許未免粗暴，
這可以說是革命時代的前茅。
這是我五六年前的聲音，
這是我五六年前的喊叫。

在當時是應者寥寥，
還聽着許多冷落的嘲笑。
但我現在可以大胆的宣言：
我的友人是已經不少。

(11, I, 1928)

目 次

前 茅 (序 詩)	1
黃 河 與 揚 子 江 對 話	1
留 別 日 本	12
上 海 的 清 晨	16
勵 失 業 的 友 人	18
力 的 追 求 者	19
朋 友 們 愴 聚 在 囚 牢 裏	21
愴 惱 的 葡 萄	23
歌 笑 在 富 兒 們 的 園 裏	25
黑 蟻 蟻 的 文 字 窟 中	27
我 們 在 赤 光 之 中 相 見	30
太 陽 沒 了	32
前 進 曲	35
暴 虎 辭	39
哀 時 古 調 九 首	49

黃河與揚子江對話

黃河與揚子江流貫了中華之後，同會於
黃海。

他們最近在黃海的中央彼此談起話來。

(黃) 揚兄弟，久違了呢。

(揚) 哦，黃兄，你也到了這兒嗎？我們真的久違了呢；我們自從崑崙山下一別後，你取道北邊，我取道南邊，我們沒想出在這兒再會。

(黃) 啊，說起來真痛心極了。你不知道住在北邊的人好苦。我自從通過了黃土之後，便帶了一身血水出來。他們這幾年來無一天不在流血。他們頭上頂着些甚麼“毒

菌”，更還有許多數不清的甚麼“菌隊”。這些“毒菌”和“菌隊”無日無夜都在毒殺他們，他們的血液流得遍地都是；連我也被他們的血液充滿了。啊，我真哀憐他們。

(揚) 唉，黃兄，南邊又不是一樣嗎？你看，我的一身不也是血液嗎？我流到四川的時候，還受過些人們的眼淚，他們的血液是被本身的“毒菌”和外來的“菌隊”吸完了，他們只剩得些清淡的眼淚在流。我流出四川來，洞庭湖送我一灘血水，鄱陽湖也送我一灘血水，沿途都是血水流來，我的一身都弄得血腥臭了。那些“菌隊”和“菌隊”們爲爭食人肉分贓不平，他們在人頭

上打起戰來真是厲害，死的人真是不少！你不看我帶了許多屍骸出來了嗎？

(黃) 唉，我才沒想出，“赤縣”的命名就是這樣的意義！我聽說，古時候這中國叫做“赤縣”。原來就是流血不斷的，一片被血染紅了的土地呀！中國的歷史是一部流血的歷史。自我看見他有歷史以來，他的血的確是沒有流斷過，他這“赤縣”的名稱真是適合呀！

(揚) 住在這中國的人民古時候也曾繁榮過一時。他們出過些偉大的思想家，偉大的藝術家。這些人費盡了不少的心血在中國的歷史上開過一片鮮紅的花來；所以這一片的大陸才叫做“中華”，又才叫做“赤

縣”。可憐到了現在，花是凋謝了，只成了一片膿血的世界！可憐，可憐，可憐那一大族的人民才爲么魔的“毒菌”們所擾！我不知道他們有手有力，爲甚麼不把那頭上的細菌們掃去？

(黃) 我想來也是他們自己討得的。他們好像把他們古代的思想誤解了，或者是受了些囫圇吞外國的思想不能消化的毒。他們古人叫人“非戰”，這是叫人反對那不義的戰爭，他們竟連對於惡魔的義戰也要反對了。他們古人高唱過“愛的哲學”，這是只限於人類愛而言，他們竟把牠擴展到愛害蟲愛惡魔的上面去了。他們見了蛇是不敢打的，還有的把牠當成菩薩。他

們是蚊蚋蒼蠅臭蟲蚤虱的好朋友，他們是不想根本除絕這些好朋友的。他們的禾稼只好任蝗蟲糟蹋。他們生了病，只好向菩薩求憐……

(揚) 你還不曾知道，近來還出了一羣畸形兒。他們怕見流血，他們怕採取直接行動去驅除那些“毒菌”，他們竟向那“毒菌”求憐，希望牠生出些人心來呢！

(黃) 啊，他們的毒還沒有受夠！

(揚) 他們在人們頭上替“毒菌”做培養基。他們叫人們向“毒菌”去叩頭，求牠把“菌隊”減少一點，毒素減少一點。這些畸形兒真比那泥塑木雕的菩薩還要險惡：他們不知道把人們殺菌的力量減弱了多

少！他們這些畸形兒都是爲虎作倀的大害蟲，這是一定要除掉才行的！據我想來，他們人們要想多活些年辰，而且是幸福的年辰，要想自己的兒孫過些幸福的生活，他們是非大流血一次不可！他們硬要施行大手術犧牲一切和“毒菌”們作戰，硬要用劇烈的消毒藥把那“菌隊”們掃除得乾乾淨淨，然後才有希望！不消說一切姑息的手段，一切求神拜佛的行爲，一切求端工信符咒的迷信，都非掃盪不可！就是一切欺人騙人的偶像，談鬼話的男巫女巫，都要消毀得個乾乾淨淨，不許他們有一些兒的根蒂留存！黃兄，你覺得我的話怎麼樣？

(黃) 揚兄弟，你是不錯。我年紀老了，只是哀憐他們。你是比我年青得多，你能替他們想出個方法來解救。我看，我們兩個還是到人間去宣傳一下罷？

(揚) 這是當然的。我們現在也只好做到這一點。我們向他們宣傳，叫他們由內發作，叫他們取直接的自由行動。我們把他們的迷夢喚醒了，再看今後的世界如何。

他們把話談完了之後，合爲一體；把一半的合體化爲蒸氣飛向太空。

他們用間接的暗示來提醒人們。

他們用直接的聲舌來喚醒人們。

他們化成雪，化成雹，飛打下來；這是暗

示人們說：“你們快造些榴彈散來打在“毒菌”們的頭來！”

他們泛成浮雲，激成電光；這是暗示人們說：“你們快如陳涉吳廣一樣揭竿爲旗，叢祠篝火，直接和“毒菌”們作戰！”

他們又鼓盪出雷聲，直接喚醒人們：“動！直接行動！動……”

大風也在替他們聲援，放開喉嚨，在人們頭上叫道：“殺！殺！殺！……”

他們見人們不動又流起眼淚，降下滂沱大雨來哭醒他們。

不久之間人們總有自動的勢子要起了。

其餘的一半在浩莽莽的大黃海中，無日

無夜，鼓盪出一片澎湃的歌聲。

那歌聲沿着黃河揚子江而上，又順流而下；

更沿着黃河揚子江的一切支流而上，又順流而下；

就這樣，那澎湃的歌聲傳遍了中國：

“人們噯，醒！醒！醒！

你們非如北美獨立戰爭一樣，

自行獨立，拒稅抗糧；

你們非如法蘭西大革命一樣，

男女老幼各取直接行動，

把一大羣的路易十六弄到斷頭台

上；

你們非如俄羅斯無產專政一樣，
把一切的陳根舊蒂和盤推翻，
另外在人類史上吐放一片新光；
人們喲，中華大陸的人們喲！
你們是永遠沒有翻身的希望！

“人們喲，醒！醒！醒！

已往的美與法——是十八世紀的兩
大革命，
新興的俄與中——是二十世紀的兩
大革命。

二十世紀的中華民族大革命喲，
快起！起！起！

快在這二十世紀的世界舞台上別演
一場新劇！

人們喲，沒用永在淚谷之中歎歎！
你們把人權恢復了之後，
人類解放的使命，世界統一的使命，
要望你們二十世紀的兩個新星雙肩
並舉！

人們喲，起！起！起！”

(12, XII, 1922 於日本)

留 別 日 本

I.

十年的有期徒刑已滿，
在這櫻花爛縵的時候，
我要向我的故國飛還。
邪馬台的兄弟們喲！
我如今要離別你們，
我也是不無喟嘆。

II.

你們島國的風光誠然鮮明，
你們島國的女兒誠然誠懇，
你們物質的進步誠然驚人，
你們日常的生涯誠然平穩；